

杜宣文集

第四卷

·
剧本卷·
(四)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杜宣文集

第四卷

·
剧本卷
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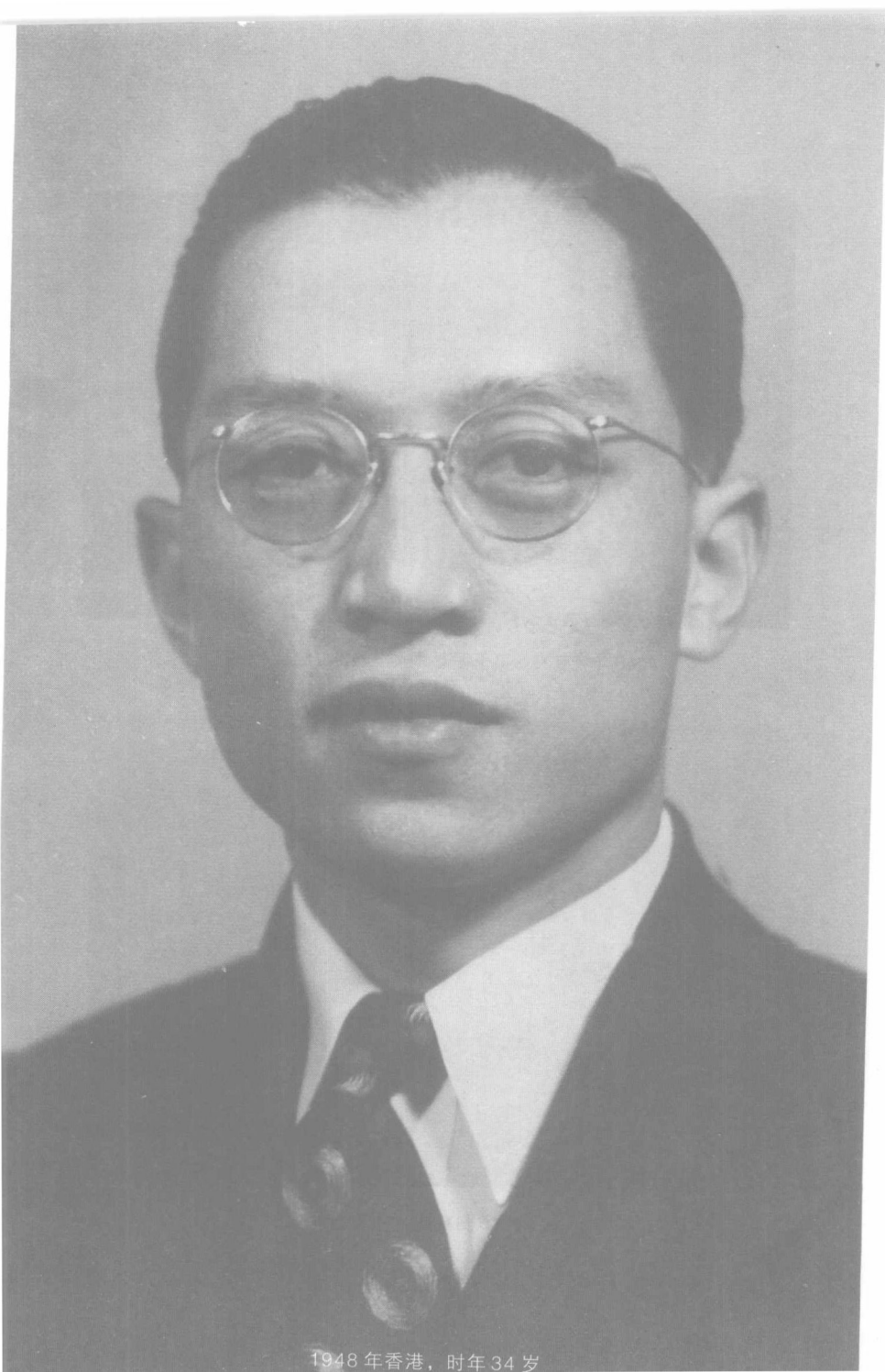
(四)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杜宣文集第四卷

目录

长虹号起义(电影文学剧本)	3
兰兰和冬冬(电影文学剧本)	77
朝阳(电影文学剧本)	141
先驱(电影文学剧本)	207
关山万里(电影文学剧本)	306



1948年香港，时年34岁



1946 年杜宣夫妇摄于香港,怀抱囡囡(右)、弟弟(左)



1951 年 3 月 15 日星期天摄于上海中山公园

长虹号起义

(电影文学剧本)

● — — ●

光荣属于将自己无保留地交付给无产阶级革命，
甘心于默默无闻的无名英雄们！

1948 年冬。

天空刮着风雪。

上海。

外滩。

江海关钟楼,时针指着正五点,悠扬的钟声响着。

像城堡一样的大楼——帝国主义的官僚资本的银行、帝国主义的大商业托拉斯——像列队一样地对着黄浦江。

大楼里闪烁着辉煌的灯火。

外滩鸟瞰:各式各样的光怪陆离的霓虹灯和电灯广告,最突出的是美国汽车、可口可乐、美国电影、酒吧间、跳舞场的广告。

马路上车涌如鲫,人行如蚁。

大楼里吐出来的都是衣冠楚楚的白种人和“高等华人”。在大楼下蜷伏着的是一些衣不蔽体、饥寒交迫于死亡线上的人们。

路边一个女人披着大衣,抱着瘦骨嶙峋的婴儿跪在雨雪泥泞的人行道上,婴儿身上插着标签:

“男孩出卖”

一边,一个白发老人在跪着行乞。

一幢大楼的门口,有秩序地排列着许多商号的牌子。有一块上写着:四楼 410—412 室,太平贸易公司。

太平贸易公司(一家典型的进出口行)。

九个职员在打字。

有一两张写字台旁,坐着几个西药经纪人,他们在谈生意。

经理室外面摆了几张沙发,有两个客人坐在那里。

黎明从营业室走进经理室,她手上拿了两封电报、一封信。

太平贸易公司经理林唯实，坐在写字台边。

黎明：“这是美国露华浓公司的电报，说他们有最好的香精，问我们要不要。”

林唯实：“回复他们说不要了，因为他们的信用不好。”

黎明：“这是瑞士三打洋行肥田粉的报价。”

林唯实拿来看了一下：“还有什么？”

黎明：“银行通知单。另外，美丰人寿保险公司的王先生、勤业行的马经理在外面等了半天啦。”

林唯实：“请马经理。告诉王先生，改天再来吧。”

经理室里面。

林唯实和马经理坐在沙发上谈话。

林唯实：“马经理，上次承照顾，您订的三千打盘尼西林，明天就到货了。款子，请今天下午付到银行去。”

马经理：“是的，刚刚接到你们的电话，我就为这事赶来的，这两天头寸实在紧，周转不过来，请你帮我三天忙，只要三天……”

马经理说着，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支票递给林唯实。

马经理：“我这里已经签好了一张贴现支票，回头我再请客，林经理，请你务必帮我一下忙。”

林唯实把支票接了过来，看了一下，对正在那里记账的黎明叫了一声。黎明应声过来，林把支票交给了她。

林唯实然后对马说：“好吧，马经理，咱是老朋友了，就这么办吧，以后你有什么好处也别忘了我啊！”

马经理：“那一定忘不了。”

林唯实：“听说你在军舰上的生意做得很大。”

马经理：“你的消息真灵通！”

林唯实：“长虹号上的儿水货，赚头不少吧。”

马经理：“苦得很，那些当军官的比我们做生意的人还狠，这一水我把所有的头寸都吃进了。”

林唯实：“那么下一水，帮我搭一份怎么样？”

马经理：“恐怕这是最后一水哪！”

林唯实故意的：“哎呀，老马，怪不得你这么胖，什么东西都要独吞，老朋友都不肯照顾一下。”

马经理：“林经理，你不知道，我同你说实话，你千万不要对别人说，这是军事秘密，时局不对啦，长虹号恐怕要调去打仗哪。”

林唯实：“老马，不要卖关子啦！军船嘛，调去打仗算什么秘密，它不打仗，跑香港运货，那才是秘密呢。你说对吗？哈哈……”

马经理：“你真厉害，说不过你。我还有事，再会……”

林唯实送马经理出来。

在外面的营业室内，因为已到了下班的时候，有人在替打字机套上套子，有的在收拾桌上的文件，有的在穿大衣……

电车轨道。

南京路外滩，雪花飘到地上，立刻化为泥泞。

电车内挤满了人，有的还挂在门外。

汽车，一部紧接着一部，像在推销美国汽车的展览会一样，大大小小，各种牌子的都有，南京路上就给这些车子拥挤阻塞着，车开得似乎比人行还慢。一辆插着美国旗的军用车，从车群中抢先开过，几乎撞到前面的车子。

公共汽车站，排队候车的人像条长龙。

一辆公共汽车到站了。很多人下车。

那辆美国军用车开过来了，上下公共汽车的人纷纷逃开。

一个老太太牵了一个小学生，来不及走避，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，在排队候车的人之中突然跳出一个中年人——他就是林唯实，立刻把他们拉开，正在这时，一辆“飞行堡垒”呼啸而过，几乎又把林唯实撞倒了。

林唯实寓所起坐间。

室内安静得一点声音都没有。在一盏大台灯下，林唯实的妻子柳初明在织毛线，他们的孩子小明和小实在那里看画报。

一辆警车经过窗外，发出凄厉的叫声，柳初明警惕地听着。小明、小实看了柳初明一眼。柳初明看了下手表，走到窗前，把窗帘的中间故意留了一条缝，向外默默地眺望了一会，柳初明坐回原来的座位。

小实：“妈，特务又在抓人。”

柳初明：“小孩子不许说这种话，看书吧！”

小明：“怎么爸爸还不回来？”

柳初明：“你们先吃饭吧！”

小明、小实：“不，我要等爸爸回来。”

林唯实在公共汽车里，挤得像沙丁鱼一样，汽车开得很慢。

林唯实在人行道上匆匆的走着。

高大的公寓。林唯实脚步慢了起来。对着二楼他家的窗口，熟练地看了一眼，看到窗帘放下了，只是中间留了一条缝，从缝中透出室内的灯光，林唯实的脚步快了起来。林唯实走进公寓大门，公寓的看门人龙福坐在一把破藤椅里，看到林唯实走进来，急忙站起来招呼。

龙福：“林先生，今儿回得晚？”

林唯实：“啊！老龙。”林唯实并没有回答他的问题，就匆匆的走上楼梯。

林唯实取钥匙开门进去。柳初明看到林唯实回来了，马上迎上去。

柳初明：“你回来啦，你这个人真是，这么晚回来，也不打个电话说一声。”林唯实脱大衣。

林唯实：“孩子们呢？”

柳初明：“他们早睡啦。”说着她就走到窗口，把窗帘完全拉了起来。

林唯实：“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。”

柳初明：“什么好消息？”

林唯实：“‘家里’来了一个人，带来了一个重要的指示，要我们今后工作中心，放在策动海军起义上面。”

柳初明：“问题真提得及时呀！”

林唯实：“东北的战争眼看就要胜利的结束了，四野一进关，天津马上就要解放，眼看下面就是渡江的问题。”

柳初明：“蒋介石的陆军兵力已经完全解决了，渡江之战，也就是解决他的海军的时候啦。”

林唯实：“孙子兵法上说攻心为上，策动海军起义，就是这个意思。”

柳初明：“那我们从哪里下手呢？”

林唯实：“这是一个难题呀！花店去过吗？”

柳初明：“我就去吧！”

一家小花店。

一个慈祥的老太太在那儿修剪花枝。

李不平走进花店。

老太太迎上去招呼：“您好，照顾点什么？”

李不平：“请你给我一个紫色的水仙头吧。”

老太太拿起一个大的水仙头递给李不平：“这个怎样？”

李不平笑了笑：“行！”

李不平付完钞票走了。

老太太把钞票打开，里面夹了一个极小的白纸包。老太太把白纸包小心地放进口袋里。

柳初明走进小花店。一个警察的影子在玻璃窗上面。

老太太迎上去：“您好，照顾点什么？”

柳初明：“给我一枝腊梅吧。”

老太太拿了一枝腊梅：“这枝怎样？”

柳初明：“就这枝吧。”

老太太：“一百五十万。”

柳初明付款，柳准备走。

老太太：“还要找钱给您。”

警察的影子从橱窗上消逝了。

柳初明笑了笑，老太太交钞票给柳初明，她打开钞票，刚刚那个小白纸包夹在里面。老太太轻轻对柳初明说：“陈志航有要紧的事情，要和你们见面。”柳初明点了点头。

柳初明走到公寓的底下，抬头看到二楼她家的窗口，窗帘缝中的一道灯光正射到她的脸上，她加紧脚步。

她正走过门房间，里面跳出一个小姑娘，叫声“林太太”，把柳初明拦住。柳初明一来心中有事，二来她思想中没有准备，倒给这么一来吓了一跳，她一看原来是龙福的女儿小凤。

柳初明：“小凤，怎么今儿回家啦？”

小凤：“今晚王公馆要开跳舞会，王太太去做头发去了，所以我抽空回来看看。”

龙福：“林太太，谢谢你们，给凤儿介绍了这份事儿。”

柳初明：“这不算什么，机会罢了。小凤，陈参谋好吗？”

小凤：“他，他真照顾我。”

柳初明：“那就多听陈参谋的话吧。”

小凤：“嗯，小明、小实好吧？我真想他们。”

柳初明：“睡啦，还是那么皮。”

小凤：“我带了点东西送给他们。”

小凤把一把宝剑和一个人形给柳初明。

柳初明收下：“谢谢你，我就带回去，再见。”

龙福、小凤：“再见。”

柳初明走进房间，林唯实迎上去。

柳初明把那个小白纸包给林唯实：“喏，给你，另外小陈说有要紧的事情要和你碰头。”

林唯实把纸包打开,看纸上面写的小字,林反复看完后给柳初明,她看后就用一根火柴把那张纸烧了。

柳初明:“抓得真紧呀,电报上要我们设法拿到敌人的长江布防计划。”

林唯实在室内来回的走着。

他把收音机开了一下,又关了。

他站在收音机旁边,柳初明走近他。

林唯实:“今天马经理来谈出货的时候,我无意中得到了一个重要的消息。”

柳初明:“什么消息?”

林唯实:“他说长虹号就要调去作战啦!”

柳初明:“策划海军起义的工作,看样子要加快才行。”

林唯实拍着柳初明的肩膀:“是的,因此我们必须设法先把这个江防计划拿到手,然后才好对症下药。”

柳初明:“对啊,小陈不是要找我们,正是时候。”

林唯实:“是的,回头我就去。”

林唯实又在室内来回走着,考虑着问题。

柳初明看了他一眼:“我今天在马路上碰到小王,他一看我是这种打扮,就侧过头去,脸上带着一种不屑一看的神气。现在,有不少人在背后说我们变质了,说你发了国难财,我变成了阔太太。……听到这种难以忍受的流言,我有时候真有些受不了。”

林唯实:“将来历史会同我们说清楚这些问题的。”

柳初明:“但是现在,我说的是现在,这种难堪的寂寞,难以忍受的冷淡。”

林唯实:“目前,有的人不知道我们在做什么,可是我们是为党工作,我们的劳动直接关系到解放战争的胜利,因此,我们不应该有寂寞之感,我们应该以此自豪。”

他的明亮的眼睛闪烁着豪迈的光辉。他们一起看着窗外遥远的前方。

正在这时，外面传来一辆警备车的声音，接着传来刹车的声音，柳初明走到窗前，掀起窗帘一角，从窗口看下去：几个拿着枪的特务跳了下来，把两边路口堵住。

林唯实：“我们家里还有文件没有？”

柳初明：“没有！”

柳初明把刚刚烧了电报的烟灰，拿去倒在马桶里抽掉了。

林唯实从窗帘的空隙中看下去。

几个特务架着一个青年，推上警备车。

一个中年妇人在后面号叫着，被特务一掌推倒。

汽车开走了，四周走出来一些人，有几个人扶起中年妇女，妇人号哭，大家愤恨的望着汽车后影。

在一盏大台灯下。柳初明、林唯实坐在一起。

柳初明：“刚刚一辆‘飞行堡垒’开过我们的门口，小明、小实跑到窗口恨恨的看了一眼，小明回过头来对我说：‘妈妈特务又在抓人。’两个小眼睛瞪得那么大。”

林唯实：“这么小，就懂得是非，知道仇恨。”

柳初明：“但是，他们太小，不应该懂这些。”

林唯实：“以后当他们在的时候，说话要小心一点。”

林唯实从口袋里摸出一份晚报，上面有“长虹号今晚入港”的标题，林唯实指给柳初明看，他们两人的目光集中在这条标题上，若有所思。

二

风雪漫天。

波涛万顷。

风雪迷漫的祖国东海岸。

一艘兵舰,在惊涛骇浪中行驶着。

兵舰盖上了一层厚厚的白雪,一个巨浪打上了甲板,把上面一部分积雪冲到海里去了。

从兵舰望出去:吴淞口稀疏的灯火,炮台前的防风堤像一条巨蟒一样伸出黄浦江中,防风堤尽头的灯塔,发出闪烁的灯光。

吴淞口的瞭望台,向兵舰发出入港指示的信号。

兵舰继续前进,烟囱喷出一阵浓烟。

长虹号士兵住舱,一盏昏暗的电灯高高的嵌在天花板上。劣等烟草使室内笼罩了一层混浊的雾气。士兵们有的在打扑克,有的躺在床上吸烟;郑及元在拉二胡,调子低沉而凄凉。

张得标走进来把帽子往桌上一丢,就身往床上一倒。

张得标:“郑及元,人家都烦死了,你还拉些什么呀?”

郑及元:“又不能上岸,不拉拉胡琴干啥?”

张得标:“那你就拉一个叫人听得高兴的曲子,解解闷。”

郑及元:“一来不关餉,二来不许上岸,再好听的曲子拉起来也是不带劲儿的。”

张得标:“他妈的,回头船一靠浮筒,当官儿的就坐了汽艇上岸了,倒把我们关在这儿不许动。”

本来睡在床上的吴长松这时也走了过来。

吴长松:“就是要我上岸,我也不去,口袋里没有一个大洋,上去干啥?”

张得标:“情形越来越不对啦……”

吴长松、郑及元都凑过去。

张得标从床上坐起来,小声地对他们两人说:“沈阳已经解放啦!”

吴长松:“你这消息哪来的?”

张得松:“昨晚收完电报之后,我从无线电上听来的。”

吴长松:“那我们就干脆准备当俘虏吧。”

张得标:“当俘虏?那倒算是走运啦,说不定这么一来(在吴长松的胸口,用手比了一下)请你吃颗定心丸,那就倒霉啦。”

吴长松:“他妈的,不谈啦,来打副‘罗宋’吧!”

郑及元还在拉着一个凄凉的小调。

张得标:“郑及元,哭腔哭调的,别拉啦,来吧。”

吴长松、张得标、郑及元三个人在那里赌纸牌。

王怀忠走进来,衣帽上都是雪花。

吴长松:“王军士长,下班了?”

王怀忠把帽子大衣上的雪花抖了抖,嗯了一声,接着看了他们一眼,发现他们在赌纸牌。

王怀忠:“要赌,明儿到我家里去赌吧,在这儿赌不好。”

大家听了王怀忠的话之后,正在准备把牌收起来,副舰长崔玉田走了进来,大家起立。

崔玉田:“你们在干什么?”

王怀忠:“大家在抽乌龟。”

崔玉田走近吴长松,看他手上拿了钞票。

崔玉田:“你手上是什么?”

吴长松:“……”

崔玉田走过去打了吴长松一巴掌,张得标正绷着脸要说什么,给王怀忠制止了。

吴舰长这时正从门口走过,他望了一眼走开了。

王怀忠:“是他刚刚向我借钱,我给他的,他们没有赌钱。”

崔玉田一声不响,看了大家一眼。

王怀忠对大家:“还不睡觉去!”

崔玉田走出舱门。

吴长松：“他妈的，老子总有一天要……”

正说到这里，傅亮从外面走进来：“要什么？”

王怀忠岔开大家，对傅亮：“老傅，出去这么久，干些什么？”

傅亮：“到底舱里面点货。”

郑及元：“他妈的，这哪里是军舰，简直是货船。”

张得标：“要不然他们花天酒地，哪来的钱？”

傅亮：“刚刚我在底舱的时候，听他们说这恐怕是最后一水啦！情形有些不对，说不定我们要开上火线。”

张得标：“他妈的！抗战八年，我的脑袋还在头上，现在要我去送命，我不干。”

王怀忠：“老傅，你看会是真的吗？”

傅亮：“差不离。”

郑及元：“那怎么办？”

吴长松：“我吴长松，人是一个，命是一条，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，到了火线，他妈的，我第一个就把崔玉田干掉。”

傅亮：“现在光嚷嚷也没有用，着急也没有用，先把情形搞清楚。反正有事我们大家商量，三个臭皮匠，凑个诸葛亮，有什么好怕的。”

江边码头，有几个喝得烂醉如泥的美国水兵，东倒西歪的在那里唱着下流的美国歌曲。

陈志航下吉普车，走进码头。

长虹号军舰，梯口。水兵某挂着冲锋枪吊儿郎当的站在那里。吴舰长走到梯口，水兵敬礼。

吴舰长的小汽艇靠码头，陈志航迎上去。

陈志航：“辛苦啦，吴舰长！”

吴舰长：“司令真是太客气啦，还要你来接我。”

吴舰长、陈志航走出码头，他们上吉普车，陈志航操着方向盘，吴舰长坐在他旁边的座位上。